



政策是中央规定的，
丝毫不能打折扣。

每个干部在工作职务上

纵然有所不同，

但都是在发挥一个

螺丝钉的作用。

运动总是曲线进行的，

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

也要学会保存自己。

革命嘛，是为了

劳动人民的利益，

无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领袖卷

刘少奇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 安源 点燃革命火种
- 瑞金 主持全国总工会
- 从盱眙到淮北
粉碎磨擦 恢复根据地
离开苏北单家港
穿越陇海封锁线
安抵鲁南东海诸繁
- 减租减息
贯彻统战政策
- 渡沐河 过沂河
发展冀中地道战
- 太岳反“扫荡”
大搞地雷战
- 指导平遥游击队
- 胜利到达延安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领袖卷

刘少奇

本社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封面设计：吕敬人

责任编辑：胡德勤

刘 少 奇

本 社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印张 2插页 100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24,001—73,000册 定价2.20元

ISBN 7-5006-0951-5/G·171

目 录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1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明生	7
回忆往事		
——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	杨至成	14
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	马 文	23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敌后	张爱萍	34
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	吕振羽 江 明	50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也好，去看看”

1922年，我在安源矿挑脚，挨了工头一次毒打，就很幼稚地下决心要学点护身本事，也好打抱不平，于是就跟人学“国术”。那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好久了，我却一直不闻不问，一心只想把“拳”学出来。

一天晚上，同房的两个工人谈起俱乐部工人补习夜校的事情，不记得谁问我：

“老俵，为什么不到夜校去读书呀？”

“我不读书，也不想读。”

“为什么，是跟谁赌气？”

“我读书被老师打伤了，怕读得。”

“夜校的老师很好，不打人也不骂人，对人很和气，我们工人去了他们在门口接，我们走时他们还送到门口。”

“你拳也学，书也读，做个文武全才不好吗？”有人开玩笑似的给我出了个主意。

我想，拳一定要学，书读不读没关系，“工”字不出头，读书也没用。但口里却随便说了句：“也好，哪天去看看。”

过了几天，我来到牛角坡工人补习夜校。一进门，李隆邛

(立三)同志就热情地接待我。恰好不知谁找他有事，他就给我介绍说：“你和刘老师(即少奇同志，他是1922年罢工前不久由毛主席派来的)谈谈吧！”

少奇同志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后，又问：“你读了几年书？”

“别提了，小时候读书被老师打怕了。”

“我们是反对老师打人的。”少奇同志笑着说，又问我在哪里做事，多少钱一个月，家里几口人，生活过得怎样。临走时，少奇同志送我好远，希望我去夜校读书。

工人们说的倒确实，老师果然很和气，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

第二次谈话

第二次，我刚跨进夜校门，少奇同志就喊我：“袁品高，你来了！”我心里想，我只来过一次，停了这么久，他还记得我的名字，这先生真好啊！

过几天，我又去了。少奇同志问我：

“你在洋炉炼焦处哪个工头名下做工？”

“傅桃藻名下。”

“傅桃藻对工人好不好？”

“还好。”

“有什么好呢？”

“他打架就要打赢。”

少奇同志笑了起来，说：“打不赢呢？”

“打不赢，替我们赔礼都可以。”停了停，我又补充说，“和别处打起架来，他还给我们工人助威。”

“啊！打谁呢？”少奇同志问。

“不是洋炉炼焦处的工人，就是土炉炼焦处的工人。”

“嗯，他还有什么好处呢？”

“讲点义气，供人读大学。”

“供什么人？”

“他一个堂兄弟。”

少奇同志笑了一下：“啊，这也是做好事呀？”

我有点脸红了。

停了一下，少奇同志又问我：“傅工头还有什么好？”

“赌钱不打赖，用洋瓷脸盆装花边（银洋）。”

“啊！”少奇同志又笑了，“你们的工人真有好处啊！”

我辩解说：“刘老师，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少奇同志脸上变得严肃起来，沉重地说，“老袁，你想一下，他好打架，可打的什么人？讲义气供人读大学，又供的什么人？赌钱不打赖，用洋瓷面盆装银洋，他哪来这么多钱？”

我怔了一下，咄咄地说：“钱，他有的是。洋炉炼焦处的花边，一箱箱的，他自己搬不了这么多，就请人去捐。”

“你们怎么搞不到钱呢？怎么连饭都没有吃呢？”

“我们是赚硬的。”

“为什么不想多赚点呢？”

“我们没有三亲六友，想不到。”心想：我们想是想，就是“八字”不好。

少奇同志说：“不是想不到，是没得团结。”

“不好团结，权在工头手里。”我说。

他做了个手势，比画着：“一双筷子容易断，多了怎样？你们洋炉炼焦处、土炉炼焦处几百人，通通团结起来，你看力量怎样？你回去好好想想看。”

这夜，我的心老在打滚，好似有了结头解不开：工头为什么能赚钱买田，我们却苦得没法？我竟寻思起少奇同志最后说的一句话：“要知道他们的钱是怎样赚来的。”

真理的启示

我一夜没有想通。第二天到夜校，少奇同志问我说：“你想了没有？”

“想不通。”

“我告诉你，”少奇同志说，“你去找个工人谈话，要找生活苦的，问他工头哪来的这么多钱买田、置地、赌钱。你也许以为：是命。他会说：‘不是什么命，是他们吃了工人的血，把工人当牛马，他们剥削了我们。’你不相信，他又会告诉你：‘工头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要养活一家，还要请女工、买田、用脸盆装花边赌钱，不是剥削工人哪来的这么多钱？是你蒙在鼓里了。’接着，他又说：‘你或者以为有菩萨助他。’他还会问：‘为什么专助这些人，不助穷人呢？’”

“菩萨，我根本不信。”我又说，“我家二公公教过书，他不信神，别人叫求神，他胡子一抹：‘行时不要神灵保，神灵不保失时人。’”

“是呀！你去找穷人，他们会把真理告诉你的。”

我说：“穷苦人到处是，不要找，我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彭冬生是最苦的一个，他外号叫婆公，人高大，穿件烂袄子，无钱缝新的，见到地上有块布就捡起来补，俗语中只有百家衣，他的就成了千家衣，5斤12两重，裤子4斤，合起来9斤12两。”

“他为什么这样穷呢？”少奇同志问。

“他家人口多，生活顾不来。他每月总是打连班，傅桃藻看他多发了几个钱，青面獠牙，算盘子嘀嗒嘀嗒，东一扣西一扣，却总发不到钱，还欠一身帐。”

少奇同志笑着问道：“你不是说工头好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好什么，工头真可恶啊！”

要 算 帐

少奇同志的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窍，从此，我认识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我想，单学打拳没有什么意思，到夜校读书去！

我又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找可靠的工人谈谈工人受苦受难的原因，他们的心一下都亮了，都到学校里来找少奇同志，要求和工头算帐。

罢工的前一天，我又去找少奇同志，说：“工人们一定要找工头算帐！”

“那好！”少奇同志很高兴地说，“他们靠得住吗？”

我肯定地回答他：“靠得住！”

“他们会听你的？”

“会听。”

“你怕不怕呢？”

“怕什么？说了不怕就不怕。”

“杀头呢？”

“杀就杀。”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要罢工，不光是找工头算帐，还要同矿上的官僚资本家算帐！”

“那太好了！我们工人早就要干了！”

少奇同志接着指示我：“要得，你负责洋炉炼焦处、洗煤台，汽笛一叫，你就把人集合好，和全矿一同罢工。”

他一说完，我就飞快地向指示地点跑去。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明生

接受任务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我是俱乐部的纠察队员。一天，我在纠察团值班，忽然文书股长李求实同志对我说：

“老张，以后你负责保卫少奇同志，他有事出去，你就跟着他，怎么样？”

我十分兴奋又有些胆怯地说：“就怕不行！”

求实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行！这是经过党内讨论决定了的，认为你一定能搞得好。”

我马上回答说：“好，尽我的一切能力，保卫少奇同志。”

这一夜，我的脸在发烧，心总是突突地跳着。因为我感到一个普通工人能够跟随在少奇同志身边是极大的光荣，同时又感到责任的重大。一身是胆的少奇同志为了我们工人和拥有强大武装的资本家进行着斗争，今天，党把保卫少奇同志的任务交给我，这是党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个极其光荣的任务。

第一次出差

第二天，少奇同志要到萍乡县衙门去磋商要事。我想，让我们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徒步 10 几里，怎么行呢？为了不让资本家笑话我们，我便赶忙在花冲找好了一顶轿子，请来几个工人。早饭后，少奇同志收拾了公文，走出大门，看见一顶轿子停在门口，便问：

“这是哪位老爷来了？”

我说：“谁也没有来，给你准备的。”

少奇同志很不高兴，接着和藹地对抬轿的人说：

“谢谢你们！我们俱乐部的人和你们一样，走惯了路。麻烦你们了，请你们抬回去吧！好在时间还早，可以找点别的事做。”

我怪不好意思起来，一下子不知怎么办好，呆住了。少奇同志用严肃但又温和的语调对我说：

“张明生同志，我们不能和资本家比呀，我们是俱乐部的人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一句话也说不出。

少奇同志走近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下次注意就行了！还是走路去吧！走路很舒服，又可锻炼身体。”

顿时，我满眼眶的热泪一下子全流出来。这倒并不是因为受了批评才流泪，只感到像在家里做错了事，父母不责怪，反而说：“好崽，下次小心，去玩吧！”我心里翻腾得很厉害，责怪自己怎么这样不懂事！

少奇同志很瘦，精神倒很好，走起路来很快，脚步噔噔地响，我得紧跟才行。他怕我这个年轻的“通讯员”面子难为情，便放缓了脚步，对我说：

“我们去见他们，架子要装得足点，你做这个工作有意见吗？”

我说：“很高兴做。”

少奇同志说：“高兴就好办！你是我的保卫，对外叫‘通讯员’，回到家里就不分彼此。”

到了县衙门，我为了装出自己是主任的“通讯员”，故意双手捧杯茶给主任喝，然后递上主任的名片。他们谈话时，我坐在门口保护主任。

晚上，事情磋商好了，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少奇同志要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关了门，有说有笑谈起当天的事。少奇同志称赞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通讯员”扮得很像。

烟

那时我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分主任、通讯员，每个月都是15块钱。少奇同志很爱吸烟，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慢步地踱着，向后理理头发，接连地抽着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为了我们1万多工人的生存，在时局紧张的时候，他更是通宵地坐在灯下考虑问题，没有一点睡意。

工作时间长，烟就吸得多，有时烟盒空了，钱也没有了，他从不要求提早领薪，只是熬着不吸。实在要吸的时候，就用纸卷着烟头吸。他在家时吸剩的烟头从不随便丢掉。

我们看到他这般艰苦，心里发痛。有一次，提早给他领了薪金。他一看日历便问：

“这是哪里来的钱？”

我说：“看你烟都没有吸了……”

少奇同志没等我说完，坚持说：“薪金发放的时间是主任团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管财经的）怎么办？你看，我不还在一样地吸烟吗？”他这一说，我很难过，但又为他这种模范遵守财经制度的行为所感动。

我自己也吸烟，以后我只好经常多买点烟装在袋子里面，见他没有烟了，就多拿几支给他。

“唱戏的旧龙袍”

我对“通讯员”这个工作很感兴趣。由于经常到各处走动，见识多了；每次出外时，我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脚上是光亮的皮鞋，一身学生装，内衣还是拉链的，这是罢工胜利后，青年工人的“时髦装”。

少奇同志穿得很朴素，只有一件蓝竹布长褂子，外出回来便脱掉，换上大青布便服，连扣子都是布的。冬天，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肥，我们称它是“唱戏的旧龙袍”。皮鞋也不好，后跟底缺了半边。一顶日本式的鱼鳞帽子，旁边还有个洞。穿的一双袜子，外表看起来还厚，可以保暖，但当我和他睡在一起时，才发现光有筒子，袜底早已没有了。我问他穿了多少年？他说：“还是家乡的土货哩！”穿着的东西烂了，我替他拿去找家属补，他说，“行了，不要麻烦人家，不冷就

行，多考虑一下工作吧！”

一天，我们从外面回来，洗煤台总干事陈楚卿看我们两人穿的不一樣，便对少奇同志开玩笑：“主任呀？你的‘勤务兵’比你穿得好。我看，你倒像他的‘勤务兵’啦！”

少奇同志哈哈大笑说：“那当然咯，工人生活改善了，应该穿好点。”

他的话，含着多么深长的意味啊！少奇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搞工人运动，岂不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幸福，为人民当勤务员吗！

开 水 泡 饭

少奇同志工作认真，工人有什么事找他，总是耐心地接待，把问题一直解决才罢手。

在生活上，少奇同志更不麻烦别人。我们往往外出有事回来晚了，大家都把菜吃光了。可是，少奇同志从不叫厨师炒饭做菜，总是用开水泡饭吃。我心里怪不好过：主任每天工作到半夜，身体又不大好，有时还吐血，生活这么苦，怎么行呢？我每次总想搞点热的东西给他吃，他总是阻住我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伙食钱虽少些，可要考虑到大家啊！不要为我一个人去起火做饭菜，麻烦厨师，弄得他们得不到休息。”

厨师见少奇同志身体不好，又不让专为他做点菜，因此，往往打好一碗鸡蛋汤热在瓮坛盖上，等他回来吃，但他也不肯，硬要留着给大家下餐吃。

“要永远记住”

1929年5月间，革命形势大大好转了。当时，安源矿工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去的很多，今天去几个，明天去几个。不久，党决定派我到广东去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习。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使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有了本领，将来可以为群众做更多的事情。难过的是跟随少奇同志3年，在少奇同志的亲切教导下，使我提高了觉悟，增长了革命的知识，现在要离开他远去广东，又如何舍得呢？

第二天欢送我们时，我的心跳得更厉害，我马上就要离开路矿工人俱乐部，离开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志们，离别少奇同志了，我紧拉着少奇同志的手，泪水直往下流。少奇同志亲切地嘱咐我：“张明生同志，不要难过，我也舍不得你离开。为了革命的需要，这是党的决定。要永远记住，离开安源到那里去，不是去当官，要保持安源的作风，更好地做个人民的勤务员。”

我到广东不久，大约六七月间，听说是党的工作需要，少奇同志离开了安源，调往全国工会联合会去了。

在广州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年，在广州我又会见了少奇同志，他那时是全国工联副执行委员长。少奇同志像在安源一样，穿的还是那

件大青布衣服。我那时穿的却是呢子衣服，马统皮鞋，站在他跟前一比，我尴尬起来，暗自责怪自己没有保持安源工人的艰苦作风，以至于原来准备的许多话也都忘记讲了，只是说：

“以后我每个星期来看你。”

少奇同志还是那样亲切地教导我：“有时间就来吧，不要耽误了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要好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全国人民都等待我们去打倒军阀，解除痛苦呀！”

我这时才发现，旁边还有好多人等他谈工作，我不能再耽误他的时间了。

一路上，我反复想着，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安源是这样，到广州还是这样。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耐心地教导每个同志。只要同志有困难，他马上去帮助，一直到彻底解决为止。难怪安源工人对他都非常尊敬和热爱。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少奇同志经历了多少风险和艰辛啊！现在我是多么盼望着能再和少奇同志相见啊！